

成果公报

课题名称：北京市小学阶段校外培训机构对学生学习行为及学校教学的影响

课题批准号：AAA12015

课题类别：北京市教育科学规划重点课题

研究领域：教育经济学

课题负责人：张羽、讲师、清华大学教育研究院

主要成员：李曼丽、黄振中、刘娟娟

正文：

一、内容与方法

抱着“不能输在起跑线上”的想法，越来越多的小学生卷入课外补习，补习的强度越来越大，内容越来越超前，开始补习的年龄也越来越早。2004年国家统计局实施的“中国城镇居民教育与就业情况调查”就显示，我国城镇小学生中参加教育补习的学生比例已达73.8%。这种全民抢跑的教育现象已然成了国家教育减负和公平之路上不可回避不能忽视的硬伤。而在竞争激烈的北京市，择校的激烈与复杂程度更是超乎人们的想象，也因此课外辅导市场长盛不衰，亟待规范和治理。作为国之首都，它对此现象的治理无疑具有全国示范意义。任重而道远，每一步决策都需要在熟稔事实的基础上科学地制定。

那么，北京市基础教育阶段学生参加课外补习的现状究竟怎样？它对学生甚至整个基础教育生态又有着怎样的影响？这些，都是政策制定者、教育工作者和学生家长亟需了解的事实，却也是国内研究尚未涉及的领域。为此，清华大学基础教育课题组对北京市基础教育阶段课外补习专题从定性和定量角度做了系列研究，最终形成此课题报告。

需要说明的是，这里的课外补习（private tutoring），又称“课外辅导”、“教育补习”或“影子教育”，是指在正规学校教育之外开展的、由广泛意义上的“辅导教师”提供的、学生有偿参加的、旨在提高学生文化课成绩的各种培优和补差活动。本文中，我们主要关注数学、语文和英语三门课程的课外辅导。

在质性研究部分，研究者通过访谈调查、文本分析等途径，系统梳理了北京市小升初的政策变迁；通过对学生家长及学校教师的深度访谈，对“坑班”式择校的由来及其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影响做了深度刻画，试图呈现北京市基础教育的

生态，并从中重新审视课外辅导存在的意义；最后，从质性研究的分析视角探究了“坑班”背后的运行机制，并给出相应的政策启示和建议。

在此基础上，课题组进一步以数学课外补习为例，通过比照某辅导班数学讲义与国家《义务教育数学课程标准》（以下简称“课程标准”）中的知识点，测量小学阶段校外培训机构相对正规学校教学的超前程度，并结合访谈内容探讨这种课外“抢跑”对课内教学的影响以及对培养小学生健康数学思维的利弊。

在对课外辅导所在的基础教育生态做了全景式的和重点突破式的深入调查之后，课题组随即对北京市某示范中学实施了全样本问卷调查，获得其在小学阶段参与课外辅导的情况及在初中的学业表现等相关信息，为随后的实证研究收集数据。为了构建学生及其家长参与课外辅导的决策模型，我们从历史事件分析的角度，采用Cox比例风险模型对北京市小学生进入家教市场的早晚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

关于补习的效果，人们热情参与课外补习的一个重要前提假设就是“课外补习能够提高学生的成绩，越早参与补习越能在以后的学业竞争中获得优势”，事实真是这样吗？抢跑对学生的短期和长期学业发展究竟会产生怎样的影响？回答这一问题需要从学术上进行科学、严谨的探究和验证。为此，在第二轮的量化研究中，我们结合问卷调查数据和校方的管理数据，采用多层线性模型

(Hierarchical Linear Model, 以下简称HLM)，追踪考察了小学1至6年级课外补习经历对学生升入初中后学业成绩起点和增长速度的影响。

二、结论与对策

结论：

首先，小学择校竞争以及由此引发的小学高强度课外补习班对整个基础教育生态产生了一定的负面影响。本研究分析的基础教育生态主要由学生、家庭、学校以及社会构成。其中，学生是教育的主体，而作为身心发展尚未成熟的小学生，其家庭的投入尤其是家长的付出和行为决策在很大程度上会影响到学生。学校作为正规教育的实施者和学生学习的主要场所，也在整个教育生态中占有很重的分量。家庭与学校一起则构成了教育生态中的社会。

小升初之战使孩子参与课外辅导的时间不断提前。很多小学生从二年级起，就卷入补习大军，整个家庭也随之进入“战备”状态：报班、往返接送、陪读、陪考、作业辅导，为此需要付出大量的时间、精力和金钱，并且还要承受由此带来的巨大的精神压力，家庭的正常生活秩序被打乱。家庭是社会的缩影，家庭的

集合形成社会的精神面貌。坑班式择校给家庭带来的各种压力、负担也正是给整个社会带来的压力和负担。社会对择校的焦虑、大量时间和金钱投入到对学生发展并无实质效用的坑班和辅导班中。更有甚者，一些不甘于孩子陷入这场小升初乱象中的家长，开始考虑把他们的优秀的孩子送往国外，以避免这种恶性竞争对孩子的伤害。为此，家长们也开始移民。“坑班”式择校已经导致人才的流失从高等教育蔓延到基础教育。

其次，以小学数学课外补习为例的研究表明，校外补习班的教学进度比国家大纲规定的进度（即学校教学进度）平均超前了四个年级左右。对于大多数学生来讲，这种以超前、应试、灌输为特征的校外辅导违背儿童认知发展规律，对培养学生的数学思维并没有起到积极作用，反而可能影响学生的自信心和学习自主性。此外，校外辅导班的超前教学也使得校内课堂受到影响。

再次，关于参加课外补习早晚的决定因素，我们发现随着年级的升高，参加三门课程课外补习的学生规模均有扩大趋势，并于五年级的时候达到高峰。考虑到五年级是小升初的关键时期，这一结果不难解释：学生们迫于小升初的压力纷纷“就范”，参加补习。从增长速度看，参加数学辅导的最为剧烈，英语次之，而语文辅导的增长相对较为平缓。从各年级第一次参加辅导的学生人数来看，三门课程呈现出不同的特点：学生卷入数学辅导的时间早且快，在三年级就达到了高峰，累积百分比达到 55.23%；卷入英语辅导的时间最早，一年级就达到高峰，参与人数 23%，此后一直持续在不低的递增水平；而语文补习呈现后发之势，参与人数随年级增加而增多，但总体参与人数不及数学和英语，人数最多时（五年级）也只有约 15.8% 的新人卷入。

相对语文来说，参加数学和英语辅导的学生规模更大、时间更早，这也与已有研究的结果一致。对这一现象的可能解释是：我国的家长对数学和英语的重视度普遍较高，奉行“从娃娃抓起”，而它们又较易在短期内获得较大提升，自然也就成为补习的热门。相对来说，对作为母语的语文补习的需求则没有那样大。

根据计量模型估算，（1）学生在 4-5 年级进入家教市场的风险比率最高；（2）在样本中的三届学生中，较晚入学的年级比之前的年级进入小学家教市场的时间不断提前；（3）同伴中参与家教的人数越多越易较早进入家教市场；女生比男生更早进入英语家教市场，更晚接受语文家教辅导；学生母亲受教育程度越高越倾向于较早参加数学和语文辅导，父亲的学历对其参与课外补习的早晚无显著影响；来自重点小学的学生比非重点的学生更晚进入数学家教市场。

最后，我们通过追踪研究分析小学课外补习对学生初中阶段的长期影响，发现过早参加数学和语文的课外补习，尤其是小学一年级参加，对学生未来的学业表现有负面影响，而小学5年级参加补习对各科学业成绩都有显著提高。而较早进行英语补习对英语成绩有正影响。具体说明如下。

小学1年级参加数学课外补习，初中数学初始成绩会显著降低18.37%个标准差；而小学高年级参加数学课外补习，初中数学初始成绩会显著提高或者没有影响。尽管如此，小学2、3、5年级参加数学课外补习会对初中数学成绩的增长速度产生显著负影响。例如，如果一个学生在小学2、3、5年级都参加了课外补习，则他在初中每次考试成绩将下滑4.32%个标准差，初中三年10次考试下来就整体下滑43.2%个标准差。考虑到这三年的补习对其初始成绩提高约80%个标准差，小学课外补习对初中三年的长期效应将使得这80%的提升缩水一半。

小学1年级参加语文课外补习，初中语文初始成绩会显著降低26.38%个标准差；而小学3、5年级参加语文课外补习，初中语文初始成绩会显著提高；小学2、4、6年级的语文课外补习对于初中语文初始成绩没有显著影响。小学课外补习对初中语文增长速度没有显著影响。

小学参加英语课外补习会显著提高初中英语初始成绩；且基本不影响初中的英语成绩增长速度。

政策建议：

通过参加课外补习班进行小升初择校可以说是很独特的教育现象，是特殊背景下的权宜之计，它的存在具有一定的现实合理性。在教育资源分布极不均衡的大背景下，尽管义务教育法规定就近入学、避免择校，但大多数高分学生不甘于被“电脑派位”，其家长和学生们还是有进入好学校的需求；而优质初中也有招收高分学生的强烈愿望。在优质教育资源供给不足、筛选标准模糊、“门槛”很不清晰的情况下，需要一种认可和选拔的机制，“坑班”的出现就是对目前政策覆盖不周漏洞的弥补。可以说，它是当前的小升初政策下，家庭择校意愿与优质中学择生意愿耦合的产物，而家庭择校意愿是其中一个更为根本的动力，很难通过政策禁止。

从效率上看，家长和学生花了大量的时间与精力投入到各类辅导班，尽管有可能起到拔苗助长的短期效果，但由于违背了教育规律，对孩子长期的数学思维和语言素养的培养是有害的。而且挤占了大量素质教育和学生健康成长的时间，这是相当浪费的。因此，整体上讲，应该弱化处于择校目的的小学课外补习。

北京市小学生参加课外补习的早晚与择校的时间表非常一致，且主要是一种受同伴影响、不受家庭背景影响的群体行为，体现出整个小学生群体及其家长对择校竞争的焦虑。这种提前参加课外补习的竞争在过去几届学生中不断提前。因此，要制定能有效改变这种现状的教育政策，需要首先考虑促进小学阶段优质教育资源的均衡发展。其次要同广大小学生的母亲进行深入沟通和交流，让家长掌握更多教育规律和客观信息，防止盲目焦虑和跟风。而同伴影响则体现了博弈论中的囚徒困境：当其他人都参加补习时，自己参加补习是局部的最优选择，虽然这不是所有人效用最高的选择组合。要打破囚徒困境，则需要从招生政策改革上改变参加补习者获得的效用，才能激励所有学生选择较晚参加、甚至不参加补习。

继续深入探讨课外补习问题的核心，在于教育资源分配的极度不均衡，以及过去清晰的考试选拔家长和学生的择校需求并不会因政策的限制而自动消失。如果强力取消，其“择校之战”可能会从学校体系内部转移到社会机构当中。同时，我们也认为“课外辅导班只是择校机制的一种代理方式，废除课外补习择校，不见得现有学校资源和民众需求的配置就一定会得到改善。因此，政府的注意力不能仅仅放在现有教育资源的“配置”上，而要把一部分精力放在如何增扩更多优质教育资源的供给上。只有在优质校资源较充足、学区间分布较为均衡的前提下，“就近入学”的政策才会合情、合理、合法。

此外，教育和人才评价标准的单一性也造成了课外补习现象。教育体制的文化适应性要求我们在教育规划中不能漠然忽视孩子发展差异性和家庭择校需求多元性的存在。因此，除了公立学校，我们应加大对民办学校、私立学校的培育和扶持，尽量增加优质资源和教育的多样性。

三、成果与影响

本课题共在 CSSCI 核心期刊发表 4 篇论文，并在《中国青年报》发表一篇文章。成果也在清华大学教育研究院学术盘点会上做了报告，获得教育研究者和实践者的广泛好评。

四、改进与完善

在北京市教育规划办、清华大学教育研究院等的大力支持下，本课题较好的完成了预期任务，并取得了一系列研究成果。但由于时间、经费和研究支持的支撑力度，本课题的研究对象只涉及了学生、家长和公立学校，尚不能从课外补习内部活动等角度对这一现象进行分析。未来的研究可以努力尝试这一方面资料的

采集和分析。此外，访谈和问卷调查也可以扩展到更广的范围内，以求提高结果的可信度和可推广性。

五、成果细目

张羽,黄振中,李曼丽(2014). 北京“坑班”式择校及其对基础教育生态的影响, 教育发展研究. 2014. 2

张羽,黄振中(2014). “抢跑”真的能赢吗? ——小学数学校外辅导对学生和校内教学的影响, 教育发展研究. 2014. 18

张羽,刘娟娟,李曼丽(2015). 北京市小学生进入家教市场的早晚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教育发展研究. 2015. 4

张羽,陈东,刘娟娟(2015). 小学课外补习对初中学业成绩的影响——基于北京市某初中九年追踪数据的实证研究, 教育发展研究. 2015. 15-16

北京市教育科学规划课题成果公报